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三九回 失金牌施賢臣喪膽 訪盜跡計千總捕風

卻說次日天明，施公醒來，見金牌失落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如土色。便向施安問道：「我那塊御賜的金牌，昨盼明明掛在胸前，為何今日不見？甚是奇怪，難道又有強人盜去嗎？」施安聽說，以為丟落在炕上，便去尋找了一回，只是不見。施公再將胸前仔細一看，那接金牌的金鏈子，尚有二尺多長的雙環頭，掛在項上，兩頭一斬齊，卻是用刀割斷的樣子。施公看罷，大驚道：「不用說，一定是強人盜去了。但是失了此物，如何是好？」便叫施安，將外邊眾爺們請來，大家商議。黃天霸等正在那裡炕上梳洗，只見施安慌慌張張走來，說道：「眾爺們不好了！昨日大人好端端的臥在炕上，今早醒來，把掛在頸項上御賜的金牌失落了。門不開，窗不啟，憑空的不知去向。」

現在大人在那裡著急，叫請眾爺們快去商議呢！」大家聽了這話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即便跟著施安，進了書房，先與施公請了早安，然後依次坐下。

施公便將失去金牌的話，又說了一遍。大家復站起來，回頭來看形跡，卻沒一點影響，復又坐下商議。只見計全說道：「大人明鑒：依卑職看來，這盜取金牌的強人，一定是那個一枝蘭無疑。」黃天霸道：「計大哥，何以見得定是他呢？」計

全道：「昨晚在那裡議論，全是說他的話，又兼黃賢弟賭氣，要去捉他，難保一枝蘭不伏在暗處聽見。等到咱們去睡覺，他便進來盜去金牌。此是欽賜物件，必須趕緊查緝，若訪得蹤跡，任他是龍潭虎穴，總要將金牌尋回，才可銷案。但有一層，萬萬不可聲張出去，被他知道是要緊之物，他便遠走高飛，那時可格外棘手了。」施公聽說道：「計將軍真善籌劃。眾位就照此辦法，但愈速愈妙。因本院限期在即，須趕赴淮安上任。況且漕糧又須開辦，若耽延日久，誤了限期，本院就要被議。」

計全等唯唯應諾，便站起來告退。

計全就向黃天霸道：「我看這無頭公案，非是□朝半月可以破案的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黃天霸道：「且不管什麼限期不限期，只要尋到金牌就好了。計大哥機謀見識，比我等強些，又仔細，又精明。若我等這暴躁性子，不但訪不實在，就是訪的確了，稍不機密，走漏風聲，依舊是無用。」關小西也道：「最好。」計全不能推托，當即改換服色，扮作江湖上賣卜的朋友，帶了幾兩碎銀子，又將掛刀藏好，即辭別眾人，悄悄的出了公館。先往樂陵城內訪了一日，全無影響。當晚並未回到公館，就在城內客寓住下。等到三更時分，又由房屋上去訪查，仍無半點消息。次日，即將房錢算還店主，便去城外一帶查訪。

又訪了一日，仍訪不出來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回城不及，見有個過路的走來，便上前問道：「借問你老，咱是要往樂陵去的，此間離城還有多遠？借問一聲。」那過路的道：「此去樂陵，還有三□多里。今晚趕不及，不如就在東邊那個鎮上歇一宿，明早再進城罷。」計全便拱拱手道：「多承你老指點。」說著掉轉頭望東而去。

一會子，又到王家集，計全就揀了一家客店，放步進去。

當有小二上前招呼，計全就揀了個座坐下。店小二問道：「你可

用什麼酒？聽你老揀。」計全道：「我酒是不大會飲，隨便打一角來，可有什麼投口的菜！」店小二道：「有的是牛脯、烤雞、粗肉圓子。」計全道：「你把牛脯並烤雞，拿兩件來，你把薄餅拿一斤來。」店小二答應著去取。一會子將牛脯、烤雞、薄餅全拿來，放在桌上，又打了一壺酒，擺在計全面前。他就自酌自飲起來。正在那裡吃喝，忽見對面桌上，兩個老頭說道：「這兩月樂陵城內，到了一位新放總漕的施大人。聽說這施大人為官清正，審了多少無頭案子，賽如宋朝包龍圖。因此那些糊塗官，人人都有些害怕。」那個道：「我還聽說，去告狀的人不少。這位施大人沒有一件不准的。」這個又道：「前莊郝三家媳婦忽然不見，尋找兩三日，全無下落。不知他家會去告狀沒有？」那個道：「郝三要不知道便罷，要知道有這位青天大人，他還不去告嗎？」這個又道：「說來實在奇怪，怎麼到龍王廟裡燒香，就不見她回來。難道被和尚藏了不成？」那個道：「這也說不定，你道那龍王廟的和尚是好人麼？我曾聽得人說，廟裡那個方丈，叫做什麼普清——先是強盜出身？後來犯了案，才出家的。還聽有人說，他現在還同綠林中朋友來往呢！我們卻是沒有看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」計全聽得真切，想道：「莫要那盜牌的人，就藏在龍王廟裡。我何不過去問那老者？這龍王廟在何處？」正要去問，後又想道：「我此時前去問他，他必見疑，反為不美。不若他走了，問那店小二，便知明白。」主意已定，仍然飲酒吃飯。一會子，那兩個老者出了門，計全也吃完了酒飯，店小二走來收拾。畢竟計全問出什麼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